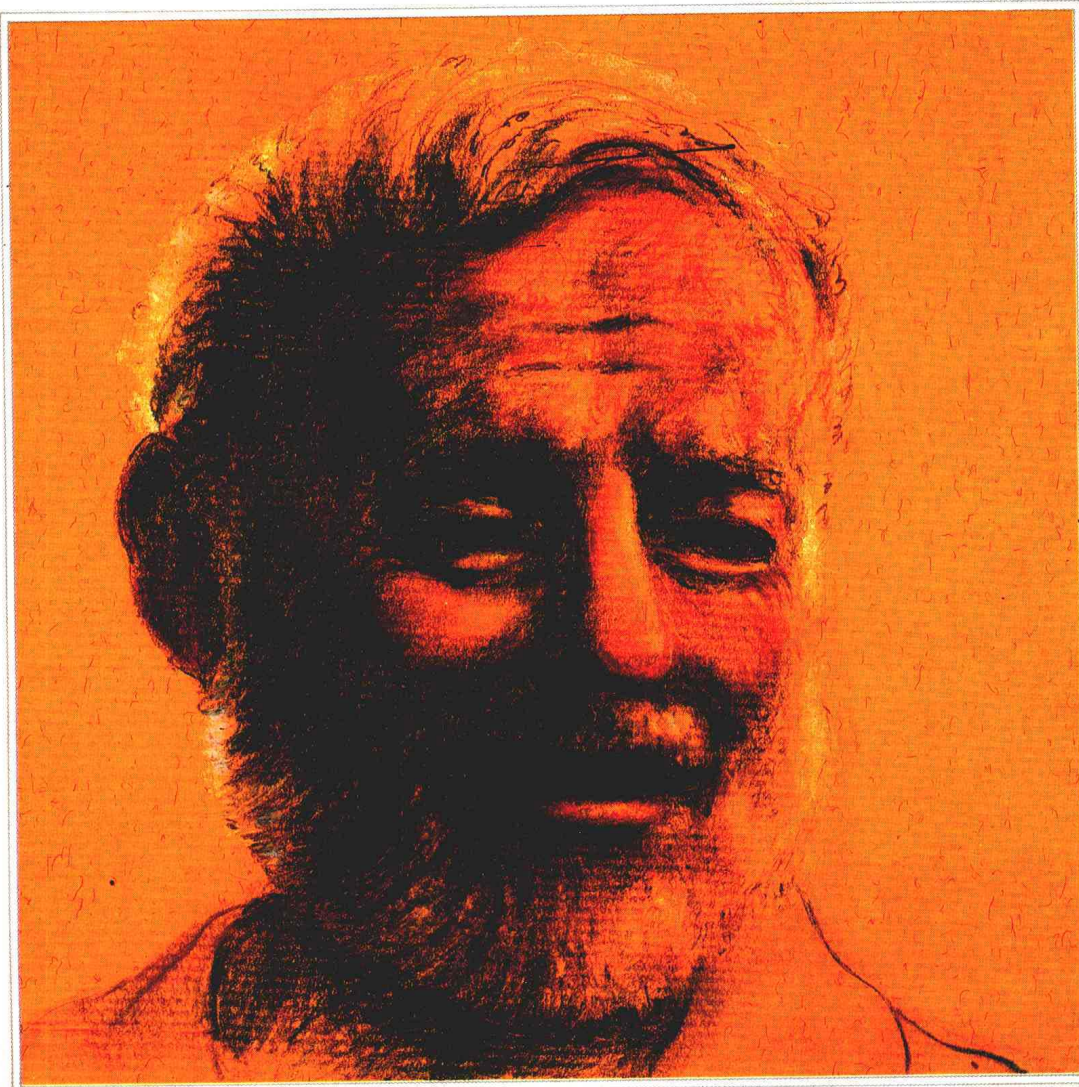


戰地鐘聲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的主角都是以受傷者的姿態出現——不但肉體上受傷，心理上也負傷。「戰地鐘聲」裡的這一口鐘是喪鐘，羅伯特死了，但他成功地說服讀者：人生是值得活的，而有些目標是值得為它去犧牲。



世界文學全集 ④3

戰地鐘聲

海明威 / 著 宋碧雲 / 譯

書華

世界文學全集

L043

戰地鐘聲

發行人／林弘志
社 長／張坤山
主 編／黃慧隆
原 著／海明威
翻 譯／宋碧雲
管理部／邱瑞菊
發行部／蘇榮泉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郵撥：0507053－1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
電話：9127307代表號
郵撥：0578690－5
印刷所／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2146號
初版中華民國75年元月 定價 240 元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矍鑠如昔，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為一個印刷人，忝為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价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為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為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為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為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為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書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

總 經 銷：學 英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5號5F

郵 撥：0578690-5 電話：2187307代表號

世界文學全集

L①簡愛	夏綠蒂·白朗特著	280元
L②茶花女	小 仲 馬 著	150元
L③傲慢與偏見	簡·奧斯婷著	180元
L④小婦人	阿爾柯特著	150元
L⑤海狼	傑克·倫敦著	150元
L⑥野性的呼喚	傑克·倫敦著	100元
L⑦羅亭	屠格涅夫著	120元
L⑧老人與海	海明威著	100元
L⑨麥田捕手	沙林傑著	150元
L⑩戰地春夢	海明威著	250元
L⑪黛絲姑娘	哈代著	250元
L⑫復活	托爾斯泰著	250元
L⑬大地	賽珍珠著	150元
L⑭父與子	屠格涅夫著	150元
L⑮雙城記	狄更斯著	250元
L⑯飄(二冊)	宓西爾著	500元
L⑰咆哮山莊	愛彌兒·白朗特著	200元
L⑱獵人日記	屠格涅夫著	200元
L⑲塊肉餘生錄	狄更斯著	450元
L⑳天路歷程	班揚著	150元
L㉑分家	賽珍珠著	150元
L㉒紅與黑	斯湯達爾著	300元
L㉓唐吉訶德傳	塞萬提斯著	250元
L㉔包法利夫人	福婁拜著	200元
L㉕憂愁夫人	蘇德曼著	150元

書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

總 經 銷：學 英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5號5F

郵 撥：0578690-5 電話：2187307代表號

世界文學全集

L26凱旋門	雷 馬 克 著	300元
L27兒子們	賽 珍 珠 著	150元
L28悲慘世界	雨 果 著	150元
L29約翰·克利斯朵夫(二冊)	羅 曼 羅 蘭 著	700元
L30美麗新世界	赫 胥 黎 著	150元
L31抓住這一天	索 爾 · 貝 婁 著	120元
L32鐘樓怪人	雨 果 著	300元
L33黑暗之心	康 拉 德 著	100元
L34熊	福 克 納 著	100元
L35基度山恩仇記(二冊)	大 仲 馬 著	500元
L36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 德 著	120元
L37戰爭與和平(四冊)	托 爾 斯 泰 著	1000元
L38燃燒的地圖	安 部 公 房 著	150元
L39大亨小傳	費 滋 傑 羅 著	150元
L40齊瓦哥醫生	巴 斯 特 納 克 著	350元
L41紅字	霍 桑 著	150元
L42白鯨記	梅 爾 維 爾 著	350元
L43戰地鐘聲	海 明 威 著	300元
L44湖濱散記	梭 羅 著	150元
L45俠隱記	大 仲 馬 著	200元
L46續俠隱記	大 仲 馬 著	250元
L47西線無戰事	雷 馬 克 著	150元
L48馬丁·伊登	傑 克 · 倫 敦 著	250元
L49權力與榮耀	葛 林 著	150元
L50浮華世界	薩 克 萊 著	350元

書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

總 經 銷：學 英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5號5F

郵 撥：0578690-5 電話：2187307代表號

世界文學全集

L⑤1窄門	紀 德 著	120元
L⑤2印度之旅	佛 斯 特 著	200元
L⑤3山之音	川 端 康 成 著	200元
L⑤4人性枷鎖	毛 姆 著	450元
L⑤5娜娜	左 拉 著	250元
L⑤6鹿苑長春	勞 玲 絲 著	200元
L⑤7酒店	左 拉 著	200元
L⑤8高老頭	巴 爾 扎 克 著	200元
L⑤9復讎者	契 訶 夫 著	200元
L⑥0地下室手記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150元
L⑥1一九八四	歐 威 爾 著	150元
L⑥2慾第德	伏 爾 泰 著	150元
L⑥3蝴蝶夢	茱 莉 爾 著	200元
L⑥4罪與罰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250元
L⑥5草葉集	惠 特 曼 著	200元
L⑥6我是貓	夏 目 漱 石 著	200元
L⑥7冷血	卡 波 第 著	200元
L⑥8賭徒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150元
L⑥9瘟疫	卡 繆 著	150元
L⑦0夜未央	費 滋 傑 羅 著	200元
L⑦1魯濱遜漂流記	狄 福 著	150元
L⑦2聖安東尼的誘惑	福 婁 拜 著	120元
L⑦3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	喬 埃 斯 著	150元
L⑦4城堡	卡 夫 卡 著	200元
L⑦5康斯坦絲的戀人	勞 倫 斯 著	200元

書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

總 經 銷：學 英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5號5F

郵 撥：0578690-5 電話：2187307代表號

世界文學全集

L⑦⑥吉姆爺	康 拉 德 著	200元
L⑦⑦伊利亞德	荷 馬 著	250元
L⑦⑧神曲	但 丁 著	250元
L⑦⑨十日談	薄 伽 丘 著	400元
L⑧⑩浮士德	歌 德 著	250元
L⑧⑪天方夜譚(二冊)	佚 名 等 著	600元
L⑧⑫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250元
L⑧⑬奧德賽	荷 馬 著	400元
L⑧⑭少年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300元
L⑧⑮坎特伯雷故事集	喬 叟 著	350元
L⑧⑯死靈魂	果 戈 里 著	200元
L⑧⑰安娜·卡列尼娜(二冊)	托 爾 斯 泰 著	500元
L⑧⑱白痴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300元
L⑧⑲附魔者(二冊)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550元
L⑧⑳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400元



他躺在佈滿松針的赤褐林地上，下巴枕着交疊的手臂，陣陣微風拂過高高的松樹頂。他躺臥的地方坡度不大；但是再往下，山坡就十分陡峭了，他可以看見柏油路面暗黝黝拐過隘口。一道清溪和路面平行，他看見隘口下方有一座鋸木廠聳立在溪邊，也看見水壩的瀑布在夏日的艷陽下銀晃晃的。

「那是鋸木廠？」他問道。

「不錯。」

「我不記得了。」

「你來過以後就建了。老工廠遠在那一邊；隘口下面。」

他把影印的軍事地圖攤在林地上，仔細觀察。老頭子回頭望。他是一個短小結實的老人，身穿黑色的農民罩衫和灰色畢挺的長褲，腳上穿着麻繩底布鞋。一路爬上來，他還氣喘吁吁的。他們扛來兩個沉重的背包，他的手攔在其中一個背包上。

「那麼，這兒看不見那座橋囉。」

「看不見，」老頭子說：「這是隘道的緩坡，溪水流得很慢。再下去，路面隱入樹叢中，坡度突然增大，有一個峻峭的峽谷——」

「我想起來了。」

「那座橋橫跨峽谷兩端。」

「他們的守備隊在哪裏？」

「你看到的那座鋸木場就有一支守備隊。」

年輕人一面瀏覽四方，一面從褪色的棕黃法蘭絨襯衫口袋裏拿出一架望遠鏡，用手絹兒擦擦鏡頭，扭轉目鏡，於是鋸木廠的房板突然清晰呈現在鏡中，他看到門邊的木凳；還有放圓鋸的廠棚飄出來的一大堆木屑，和一條對岸山邊運木頭過來的寬溝。小溪在鏡裏顯得清澈又平滑，瀑布下方，水霧隨風飄送。

「沒有哨兵嘛。」

老頭子說：「鋸木廠有炊煙，繩子上也晾了衣服。」

「我看到了，不過沒看到哨兵。」

「也許他躲在陰涼的地方，」老頭子解釋說：「那邊現在很熱。他一定在末端的陰影裏，我們看不見。」

「可能。下一支守備隊在什麼地方？」

「在橋下。那是修路員的小屋，離隘道頂端五公里。」

「那邊有多少人？」他指着鋸木廠說。

「大概四個人，加上一位班長。」

「下面呢？」

「更多。我再查查看。」

「橋上呢？」

「通常是兩個人，兩端各一名。」

「我們需要不少人手。你能找到多少人？」他說。

老頭子說：「你要多少我都能找到，現在山裏人很多。」

「有多少？」

「不止一百個，不過他們分成很多小隊。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們研究過橋樑的形勢，我再告訴你。」

「你要不要現在去看看？」

「不。現在我希望找一個存放炸藥的地方，我希望絕對安全，離橋邊儘可能不超過半個鐘頭
的腳程。」

老頭子說：「那倒不難，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離橋邊全是下坡路，但是現在我們要認真爬一
段才到得了那兒。你餓不餓？」

年輕人說：「餓了。不過我們等一下再吃，你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他居然忘記，真是
壞兆頭。

老頭子說：「安瑟莫。我叫安瑟莫，是阿維拉淺谷區人，我幫你扛那一個背包吧。」

年輕人高高瘦瘦的，一頭金髮佈滿日晒的斑紋，面孔飽經風霜日炙，身穿一件褪色的法蘭絨襯衫和一條農民褲，腳穿麻繩底布鞋，他身子向前傾，手臂伸進背包的一條肩帶裏，把重重的背包扛在肩上。又將另一隻膀子伸過另一條肩帶，背部均勻分擔包袱的重量。剛才扛背包的地方，襯衫還濕淋淋的。

「我揹上了。我們怎麼走法？」他說。

「往上爬，」安瑟莫說。

他們被包袱壓得直不起腰來，汗流浹背，在山邊的松林裏一步一步往上爬。年輕人看不到路徑的軌跡，但是他們一直繞着山丘爬呀爬的，現在穿過一條小溪，老頭子不斷沿着嶙峋的溪床邊往前走。路愈來愈陡，愈來愈難爬，最後溪水似乎由頭頂的花崗岩架驟然滾落，老頭子在岩架底部等年輕人跟上來。

「你爬起來吃不吃力？？」

「還好，」年輕人說。他揮汗如雨，大腿的肌肉因為爬陡坡而陣陣抽痛。

「在這兒等我。我先去通知他們。你不想扛着那玩意兒挨一槍吧。」

年輕人說：「連鬧着玩兒都不行。遠不遠？」

「很近。你叫什麼名字？」

「羅勃特，」年輕人回答說。他把背包放下來，輕輕擱在河床邊的兩個石堆上。

「羅勃特，那你在這兒等我，我再回來接你。」

年輕人說：「好。不過，你是不是打算由這條路走下橋邊？」

「不，到橋邊另有一條路。比較近，也比較好走。」

「我不希望這些東西離橋邊太遠。」

「你看好了，如果你不滿意，我們再換地方。」

「我們再看吧。」

他坐在背包旁，望着老人攀上岩架。爬起來並不吃力，看他不用搜尋就找到了扶手的支點，年輕人知道他一定爬過許多回了，但是上面的人都小心不留下任何形跡。

年輕人名叫羅勃特·約丹，他飢腸轆轆，而且非常擔憂。他常常感到飢餓，但是難得憂愁，因為他不重視自己的遭遇，而且憑經驗得知：在敵後活動實在太簡單了。你若有一名好嚮導，在敵後活動和穿過敵人的戰火都非常輕鬆。唯有你自己太重視本身被捕後的遭遇，才會把事情弄得複雜而艱深，此外還要決定信賴那些人。你必須完全信賴合作的人手，否則就根本不要相信他們，這件事你得自己決定。他不是擔心這些，不過還有其他的事情。

這位安瑟莫是一名好嚮導，他可以在山區來去自如。羅勃特·約丹腳力也不錯，天還沒亮就跟着老人走，他知道這個老頭兒真能害他累死。目前羅勃特·約丹樣樣都信得過安瑟莫老頭，只有判斷方面例外。他還沒有機會考驗他的判斷力，何況判斷是他自己的職責。不，他不擔心安瑟莫，炸橋的問題也不比其它的問題艱深。凡是叫得出名字的橋樑，他都有辦法炸掉，而且他炸過各種規模和結構的橋樑。兩個背包裏有足够的炸藥和各種裝備，就算這座橋比安瑟莫說的大兩倍

，也能適時炸毀，安瑟莫一九三三年徒步到莊園村，曾經走過這座橋，前天晚上高茲將軍在伊斯基里亞外面的樓屋上也讀過這方面的資料給他聽。

「炸這座橋根本算不了什麼，」高茲用鉛筆指指大地圖說，燈光映在他疤痕累累的光頭上，「你明白嗎？」

「是的，我明白。」

「根本算不了什麼，光是炸掉這條橋還不算成功。」

「是的，將軍同志。」

「應該配合攻擊的時間，在指定的時刻把橋炸斷。你自然明白這一點。這是你的權利，而且理當如此。」

高茲看看鉛筆，然後用鉛筆輕扣門牙。

羅勃特·約丹悶聲不響。

「你明白這是你的權利，而且理當如此，」高茲看看他又點點頭說。現在他用鉛筆敲敲地圖。「我應該這麼做，我們卻沒有辦法做到。」

「爲什麼，將軍同志？」

「爲什麼？」高茲氣沖沖說：「你看過多少次攻擊，你還問我爲什麼？誰能保證我的命令不更改？誰能保證攻擊不取消？誰能保證攻擊不延後？誰能保證攻擊能在預定時刻六個鐘頭內開始？可有一次攻擊能完全遵照計劃？」

「若是你的攻擊戰，就會準時開始，」羅勃特·約丹說。

高茲說：「永遠不是我的攻擊戰。由我指揮，但是不屬於我。砲兵不是我的，我得申請調用。就算他們有足够的兵力應召，我也從未獲得要求的數量。這還不算什麼，還有別的事情，你知道這些人，我用不着一細述，總有問題出現，總有人阻擾。所以現在你一定要弄清楚。」

「那什麼時候炸橋呢？」羅勃特·約丹問道。

「等攻擊發動以後，攻擊一開始就炸，但是不能提前動手，那麼敵軍就不能從那條路增援了。」他用鉛筆把一把說：「我要確定那條路沒有一車一卒走過來。」

「什麼時候進攻？」

「我會告訴你。不過，你只能把這個日期和時間當做約略的指標，你必須事先準備好，進攻開始，你再炸橋。你明白嗎？」他用鉛筆提出指示。「那是他們增援的唯一通路，他們的坦克、大砲、甚至卡車只能由那條路開往我進攻的隘口。我得確知橋樑已斷。也不能提前炸，否則攻擊萬一延後，他們會把橋修好。不。一定要開始進攻你才炸橋，我要確知那座橋毀掉了。那兒只有兩支守備隊。帶路的人剛從那邊回來。據說這個人非常可靠。你馬上就知道了。他在山區裏有同伴，你要多少人，就找多少人。儘量少用，但是人手一定要足，這些事情我用不着告訴你。」

「我怎麼斷定攻擊開始了呢？」

「這回要出動整整一師的兵力，事先會轟炸敵區。你耳朵不聾吧？」

「那麼飛機拋下炸彈，我就可以斷定攻擊開始了？」

「你不能永遠這麼推斷，」高茲說着搖搖頭，「但是這一回倒可以，攻擊由我指揮。」

「我懂了，我可不喜歡這樣。」羅勃特·約丹說。

「我也不太喜歡。你若不想幹，現在直說好了。你若自以爲辦不到，現在說吧。」

「我願意幹，我會辦妥的。」羅勃特·約丹說。

「有這一句話就行了，」高茲說：「一切人車都不能過橋，絕對不成。」

「我明白。」

高茲又說：「我不喜歡叫人做這種事情，又這麼做法。我不能命令你去做。我知道自己設下這種情境，你也許會逼得採取什麼措施。我說明很仔細，你完全瞭解，也知道一切可能的困難，和這件事的重要。」

「橋樑炸斷了，你們怎麼進軍莊園村？」

「我們攻下隘口，再去準備修橋。這是很複雜很優美的一次作戰。總是那麼複雜那麼優美，計劃在馬德里擬出。這又是失意教授維生·羅佑的傑作。我指揮進攻，照例又是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作戰。雖然如此，倒是很有希望。這次我比往常樂觀多了。毀了那座橋，可能會成功。我們可以攻下西戈維西。你瞧，我告訴你怎麼走法。你明白吧？我們攻的不是隘道頂端。我們守這裏，遠在那一頭。看哪——這裏——就這樣——」。

「我寧可不知情，」羅勃特·約丹說。

「好吧。反之你的包袱也輕一點，是不是？」高茲說。

「我寧可不知道。那麼，不管出了什麼事，我都不會說出來。」

「不知道比較好，」高茲用鉛筆敲敲前額。「我多少次希望自己不知情。不過，炸橋有關的事情，你完全清楚吧？」

「嗯，那件事我很清楚。」

「我相信你完全清楚，我不對你訓話。現在我們喝一杯，話講太多我都口渴了，霍丹同志。你的名字用西班牙文念起來顯得好滑稽，霍丹同志。」高茲說。

「將軍同志，高茲用西班牙文怎麼念法？」

「霍茲，」高茲露齒一笑，聲音壓在喉嚨裏，彷彿重感冒似的。他叫道：「霍茲。漢納·霍茲將軍同志。我若知道『高茲』在西班牙文中是什麼讀法，我一定會選一個更好的名字才來參戰。我一想到自己來指揮全師，可以任選一個名字，我就選了『霍茲』。漢納·霍茲。現在要改也來不及了。你喜不喜歡別動隊的戰法？」那是俄國人對敵後游擊隊的稱呼。

「很喜歡，」羅勃特·約丹說。他露齒一笑，「野外生活很健康。」

高茲說：「我像你這個年紀的時候也喜歡。聽說你炸橋的技術很高明，很科學化。這只是傳聞，我沒有親眼看過。也許沒有這回事，你真的炸過很多橋？」現在他開玩笑來了。他把那杯西班牙白蘭地遞給羅勃特·約丹。「你真的炸過？」

「偶爾。」

「這座橋最好不要來什麼『偶爾』喔。不，我們別再談這座橋了。那座橋的事情你完全瞭解